

## 第二十一章 這都是什麼姊妹

兩日後，鐘蔻珠便上門來做客，與之同來的還有南氏。

別說是南珊，連南二爺也很奇怪，他這個嫡姊未出嫁時便是掐尖要強的性子，從來不用正眼看他這個庶弟，最近卻是走動頻繁，他眼光微閃。

南家人心裡雖然有些不屑，面上卻還是笑臉將人迎進來。

南氏則是心裡暗暗吃驚，二房這是怎麼了，不過短短一些日子，一個個的都瘦下來，如同變了個人。

二弟這長相，越發的像父親，雖然沒有父親的神韻，但也像了個七分，她依稀記得以前好像別人就都說他像父親，還有個小崇郎的美名，只不過自己那時候很少注意到他。

「二弟，幾日不見，似乎清減不少。」

「小弟有心節食，以前太過笨重，身體多有不便之處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

南氏一面心不在焉地說著，一邊細細打量著院子，見院子格局精巧，地段也不錯，不免心中有些酸意。

「父親到底還是疼你的，這個院子怕是要花不少銀子，想必父親私下還有補貼吧。」

「大姊這話小弟有些聽不懂，咱們侯府的進項和祖產可都在大嫂手裡捏著，父親哪裡還有什麼體己給我，能有個安身之所，我們二房就心滿意足，其他的不敢再妄想。」

聽南二爺說得真切，南氏乾笑一聲，「二弟你誤會姊姊了，唉……可惜我是個守寡之身，又要養女兒，便是有心想幫襯一下你，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」

「一家子姊弟，大家都知根知底，談什麼幫不幫的，都過得不容易，大姊說這話，做弟弟的慚愧。」

後面的南珊拉著表姊的手，兩人低聲地說著話，鐘蔻珠對於自己母親的作為有些汗顏，她不好意思地看著南珊。

本來今日她是想邀請府中的表妹們一起來的，誰知不湊巧，都沒有空，偏母親聽說她要來，硬要陪著一起，說是自從二房搬了家，還沒有來過，她做女兒的哪能拒絕。

母親守寡多年，眼界越發的小，為人處事也不夠大氣，鐘蔻珠覺得有些不自在，小心地觀察著南珊的臉色，見表妹完全沒有注意到二舅舅與母親的對話，這才鬆了一口氣。

南珊哪能沒聽見前面的說話聲，不過她裝做根本就沒有聽到的樣子。「表姊，我是日盼夜盼妳能過來，妳可不知，這宅子小，連個去處都沒有，可把我悶壞了。」前面的南氏聽到南珊這樣說，想了下覺得也是，這麼一個小院子，如何能與偌大的侯府相比，二房從此以後只不過是侯府的旁支，哪能與住在侯府的她們相比。這樣一想，氣順了不少。

鐘蔻珠低聲對南珊解釋道：「三表妹，今日出門時，我有心邀其他兩位表妹一起來，可是二表妹要學規矩，過幾日就要抬進大皇子府，賢妃娘娘特意派了兩個嬪

嬾過來，她是真不得空，讓我跟妳告一聲罪，等日後再賠禮，四表妹則是早早出府，說是應孟郡主之約。」

南珊表示明白，賢妃明顯不待見二姊姊，這兩個嬾嬾肯定特別的嚴厲，至於南琬，來不來都無所謂，想到那日賞菊會時，她跟在孟寶曇後面，如同一個下人，後來又想將自己誣去孟二老太爺的院子，僅剩的一點姊妹情都磨光了。

「二姊姊那事急，我能體諒，她一向是禮數周全的，若不是真不得空，肯定會來的，四妹妹最近跟孟郡主走得很近嗎？」

「可不是，聽說孟郡主頗為抬舉她，三舅母成天在我娘面前顯擺，我娘那性子，妳也知道，唉……對了，陛下的旨意下得突然，還未恭喜三表妹。」

「謝謝表姊，這算哪門子的喜，打得人措手不及，手忙腳亂的。」

「是有些急了，二表妹那裡，皇后的懿旨一下，大舅母才開始準備，她不同妳，倒沒什麼太多的繁文縟節，側妃說到底是個妾，準備起來也簡單。」

南珊笑笑，「二姊姊要嫁出門了，我這個做妹妹的肯定要去添妝。」

南氏與丁氏從外面走進來，南氏帶著一臉的笑意，「珊姐兒到底懂事多了，姑母見著也很高興，妳與珠姐兒相處得好，等以後嫁了，可得多邀妳表姊去府上玩，姊姊妹妹的處在一起也是個伴。」

「娘，看妳說的，我與珊姐兒便是以後各自嫁人了，也是好姊妹，必定會常來往的。」

看一眼女兒，南氏沒有說話，轉向南珊道：「珊姐兒與珠姐兒要好，以後要是能常待在一起，也是好的。」

這話雖然乍聽沒錯，可細品卻有些不對味，南珊見表姊的臉色有些不對，心思轉了幾下，「姑母所言極是，說些不害臊的話，以後若是遇到不錯的人家，我這個做表妹的一定會替表姊留意。」

鐘蔻珠佯裝生氣地打了她一下，「羞也不羞，妳這個做妹妹的還操心起姊姊的親事了，看我不告訴二舅母，讓她好好教訓一下妳。」

丁氏在一旁插話，「這事我可不會教訓珊姐兒，她這也是友愛姊妹，雖是出格了些，若是成了，倒也不失為一樁美事，大姑子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南氏有些敷衍，「二弟妹說的是。」

鐘蔻珠深看一眼自己的母親，無聲地歎口氣，等與南珊約好回府的日子後，便告辭回去。

丁氏感慨地對南珊說：「妳姑母這人，真讓人沒辦法說，以前吧，整年也不見她來一次我們西跨院，硬是當沒有妳爹這個弟弟，這才短短幾日，都見了幾回了。」

「窮在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人尋，自古以來都是這個理。」

南氏為人一向如此，勢利巴結，倒不是一個心機深的人，這樣的人也還好打發，若是遇到一些面甜心苦的，反而不好擺脫，不過以丁氏的性子，就是魏氏那樣慣會裝模作樣的，也是一臉的沒轍。

今日表姊的表情有些怪，姑母說話也似意有所指。

丁氏見女兒輕鎖著眉，笑點一下她的額頭，「小姑娘家家的，說起話來老氣橫秋，

快將這些個破事忘了，妳馬上要嫁入皇子府，不說是繡嫁衣，小衣妳總該繡幾身吧。」

南珊一陣哀號。

若說她最怕的，莫過於繡活，繡一個荷包之類的都要費好大的功夫，要她繡小衣？真是要命。

千喜見自己小姐的模樣，將自己圓胖的身子往萬福後面躲了一躲，小姐不會繡活，她也不拿手，可不要被小姐給抓去充數。

萬福好笑地看著她，兩人從小一起長大，又同是侍候三小姐的，三小姐為人隨和，也沒有架子，這是她們的福氣。比起千喜的手拙腦笨，她倒是有一手好繡藝，於是自動請纓幫小姐做繡活。

南珊一聽，心裡正巴不得。

丁氏無奈地搖下頭，珊姐兒什麼都好，就是繡活這一項可真讓人頭痛，不過嫁到三皇子府，這些活計倒也不用她一個皇子妃親自做。

南珊得到娘的首肯，鬆了一口氣。

她爹為了準備明年的春闈，成天閉門讀書，她娘的心思現在都被分去大半，也沒什麼功夫管她。

這幾天她管著家裡的採買，做得還算不錯，連祖母都不停地誇她，逮著機會就給她說些京中各府的關係和後宅中會出現的一些陰私。

大部分她都能猜到，無非就是陷害和捧殺，手段也就是那幾樣，總之管好嘴、把持好自己的心，不貪不蠢，小心使得萬年船就好，這些道理她都懂，前世的宮門劇可不是白看的。

盧氏別看深居簡出，對於京中的事情倒是門兒清，南珊有些小小的疑惑，不過轉眼就丟在一旁。

見南珊沒有任何的懷疑，盧氏心中舒口氣，她長在錦州，嫁到京中後又不怎麼出去交際，哪裡會清楚這些彎彎繞繞、盤根錯節的關係，都是侯爺一句一句慢慢告訴她的。

她自然知其用意，不過是讓她當個傳聲的，一點一點地教給珊姐兒。

侯爺這些年，她也看不明白，明明在意二房一家，為何任由二房一直沒有作為，她這個旁人看得都累。

等到南瑛出門子那日，他們二房一家人都回了侯府，魏氏親親熱熱地笑臉相迎，拉著丁氏的手，二弟妹、二弟妹的叫得歡喜。

南珊見了禮後就往後院去，南瑛正坐在房內，南琬和鐘蔻珠也在。

「三妹妹，妳能過來，我太高興了。」

「今天是二姊姊的好日子，我這個當妹妹的，無論如何都會來的。」

南珊說著，將自己備好的一支金簪放到旁邊的匣子裡，當做添妝。

南瑛見她出手，臉上的笑意越發的深。

旁邊的南琬撇了下嘴，「三姊姊要嫁給皇子就是不一樣，出手真大方，這金簪成色也好，看起來似乎是祖母的嫁妝。」

「四妹妹幾時見過祖母的嫁妝，我竟不知，妳為何對祖母的嫁妝如此的清楚？」這簪子是她用自己多年攢下來的私房，丁氏又添了一些才得來的，怎麼到了南琬的嘴裡，就成了祖母的嫁妝，再說金簪在世家女子面前不過是普通的首飾，怎麼就變成用了祖母的嫁妝？

南琬的眼中寫著懷疑，無非是二房之前一直靠著侯府的月例過日子，丁氏出身低微，陪嫁什麼的都是拿不出手的東西。

「三姊姊，大家都知道祖母的嫁妝都給了你們二房，便是拿來做了二姊姊的添妝，也沒什麼的，有什麼好不認的？」

「四妹妹這話說得我就更不明白了，金簪又不是什麼稀罕的東西，再說妳為何不仔細看看，這簪子可是新打的，四妹妹年紀不大，眼睛就不好使了，真該讓大夫開些藥方子，要不然眼力不好，不光是看東西不準，連人也看不清楚。」

「三姊姊越發口齒厲害了，以前在府中莫不是都是裝的？」

「好了，」鐘蔻珠這算是看出來了，南琬就是一個找碴的，自己給南瑛的添妝還是一支玉簪子，也不見南琬剛才說什麼。「都是姊妹，四表妹這話說得過分了些，三表妹是不愛與人計較的性子，可俗話說了，兔子急了還咬人，若是別人這樣說我，我也會生氣的。」

「表姊與三姊姊一向交好，現在三姊姊又要嫁入三皇子府，表姊自然會向著她。」鐘蔻珠被南琬說得一噎，氣得轉頭不理她。南瑛臉色也不好看，今天是她的好日子，南琬此番作為究竟是針對南珊，還是針對她？

「表姊，三妹妹，妳們幫我看下這身裝扮還有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。」

南珊與鐘蔻珠被她的話吸引過去，不再搭理南琬，只見南瑛一身玫紅色嫁衣，衣上繡著盛開的花兒，乍一看像牡丹，細看卻是芍藥，到底是個側妃，半點不能逾越。

「二姊姊這身嫁衣一穿，真是跟畫中的仙子一樣，美得不似凡人。」

「三表妹這話說得好，二表妹膚色本來就白，這一襯越發瑩白如雪。」

南琬「哼」一聲，「若說襯膚色，自然是正紅最顯，可惜……今天常家小姐也要出門子，我與郡主約好要去給她添妝，就先告辭了。」

一句話說得三人齊齊變了色，南瑛死死地咬著唇，眼中水光盈盈。

南琬說完，不理眾人的臉色，逕自掀簾出去。

「二表妹，四表妹年紀還小，說話有些不中聽，今天是妳大喜的日子，妳可不要放在心上。」

南瑛將眼中的淚意壓下去，「我自然不會與她計較。」

大皇子與四皇子明爭暗鬥，為了太子之位多年相爭。

誰不知道，南琬最近自以為攀上孟郡主，自然是站在郡主一派，說話行事比以前更加討人厭。

南瑛心中暗恨，今日南琬瞧不起自己這個側妃，自己倒要看看，她將來能尋個什麼樣的好人家。

三叔父又不是父親，不過只是領著閒差的侯府三爺，以他的身分，能結成親家的人家再大也大不過皇家。

南琬此番作為，明顯就是在她心上刺一刀，明明是一個家的姊妹，做堂妹的居然要去給常小姐添妝，分明就是故意的。

本來和常小姐一起入府，她心中正忐忑不安，鐘表姊和三妹妹都識趣地不提，偏南琬不僅提了，還要去給常小姐添妝。

南瑛手中的錦帕捏得死緊，眼中恨意閃過，旁邊耳房中的雲姨娘也氣得緩不過氣來，三房的四小姐怎麼會如此犯渾，一家子姊妹，哪有這樣行事的？

南珊歎口氣，這都是些什麼姊妹，幸好她們分了家。

添過妝，說了些吉祥的話，外面的喜婆就在催了，納側妃不比娶正妃，不用守娶正妃的那些禮，收拾好了就可以抬進府了。

南瑛的花轎出了門，南二爺一家也差不多該告辭，南珊一直都未見到祖父露面，便往他的院子那邊走去。

說起來，祖父的院子她還是頭一次來。

院子清幽，似無人氣，閣樓的臨窗前，謫仙般的祖父正低首揮毫，雖看不見桌子上的宣紙，也看不見上面的字，可從他飄逸如行雲流水般的動作，她敢肯定祖父的字必定如人一樣，清靈雋秀。

她正要上前，突然瞄見閣樓不遠處的樹木後面，似有一個高大的身影，她一愣，那不是鎮國公嗎？

平日裡有些玩世不恭的男子一身青灰色的長袍，與周圍的樹木差點融為一體，此刻他站得筆直，一臉的端正，雙眼癡癡地看著閣樓中的祖父。

這是什麼情況？

鎮國公的眼神，分明是面對愛人才有的樣子。

他偷偷地躲在那裡看，明顯是不想讓祖父發現，莫非他喜歡祖父？

南珊有些傻眼，冷不防的，那邊的鎮國公也看見了她。

伸出手指，他對她做了一個噤聲的動作。

南珊點下頭，朝閣樓走去。

門開著，她逕自走進去，南崇起似有些驚訝地回頭，南珊有意地往桌子上一看，果然上面的字跡如想像中的一樣清靈飄逸。

從窗戶看出去，沒有發現鎮國公的身影，不知道是藏得好，還是人走了。

「祖父，今日二姊姊要出門子，我們一家人都回來賀個喜。」

「哦。」

南崇起收起狼毫，在筆洗中洗淨，掛在筆掛上。

「祖父，我們的新家很漂亮，祖母也很喜歡，祖父要是哪天有空，可以去看看，我爹娘一定萬分高興。」

「她喜歡就好，你們好好奉養祖母就行。」

「我們也想奉養祖父。」南珊急著道。

就見南崇起認真地看一下她，然後望向窗外，目光晦澀。

「妳是個好孩子，回去吧。」說完往內室走去。

南珊想跟上去，旁邊不知何時走過來一個老嫗嫗，「三小姐請回吧，侯爺乏了。」這位老嫗嫗姓方，是祖父以前的大丫頭，一直跟著祖父，也是祖父的通房，沒有生下一兒半女，也沒有個姨娘的名分，她不常在府中走動，日常就照顧祖父的起居。

「方嫗嫗，祖父就麻煩妳了。」

「三小姐言重了，侯爺是奴婢的主子，照顧他是奴婢的本分。」

南珊不捨地離開閣樓，走出院子，就見不遠處鎮國公站在小徑的一邊，似乎在等她。

「見過鎮國公。」

孟進光似是羞赧一笑，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希望南三小姐裝做沒有看到，老夫感激不盡。」

「今天什麼事？鎮國公與祖父是好友，來探望是正常的事。」

孟進光一笑，崇起這個孫女有點意思，以前沒有注意，看著呆頭呆腦，腦子卻很靈活，「三小姐說的是，老夫想多了。聽說陛下已經下旨讓妳與三皇子完婚，還未恭喜三小姐。」

說完從袖子裡拿出一個小匣子，「這是老夫給三小姐的賀禮。」

什麼意思，這是封口費？

見南珊一臉驚疑，縮手不接，孟進光笑道：「小姑娘家的，心思不要太雜，老夫沒有別的意思，純粹是一個小小的賀禮，望三小姐收下。」

聽他這麼一說，南珊見那匣子很小，想來也不是什麼大件的東西，為了讓他安心，這封口費她就收下吧。

「那就多謝鎮國公。」

她將匣子小心地收進袖子裡，「小女子告辭。」

等她走遠，孟進光看著她的背影，輕歎一聲，這東西多年都沒有送出手，無非是怕他拒絕，送給他的孫女，也算是了卻一樁心事。

南珊與父母會合，南琅看起來有些依依不捨，他才和南珞玩了一會兒，還有很多話要講呢。

南二爺和丁氏相視一眼，丁氏道：「琅兒，過些日子，你可以邀請珞哥兒去咱們家玩啊。」

南琅眼睛一亮，這才高興起來，一家人坐著馬車回了自己家。

無人時，南珊將鎮國公送給她的小匣子打開，只見裡面躺著一對通體碧綠的龍鳳玉佩，綠得油潤清亮，發出柔和沉穩的光，正是上好的帝王綠。

她沒有想到，鎮國公說的賀禮會是如此貴重的東西，一時間有些燙手。

再是不懂得鑒賞玉器，也知這必是十分珍貴的，想了想，她將匣子收好，朝盧氏的院子去。

盧氏歪在榻上，見她打開匣子，也吃了一驚。

這對龍鳳佩，她有所耳聞，這可是鎮國公府的傳家之寶，怎麼會在珊姐兒的手中？

「珊姐兒，告訴祖母，這東西哪裡來的？」

「祖母，這東西是鎮國公送的，今日回侯府時碰到，說是給我的大婚賀禮。」

盧氏鬆了老大一口氣，似怔神，又似惋惜，將匣子闔上，放到南珊手中，「既然是鎮國公給妳的，妳就好好收著吧。」

「可是，祖母，珊兒覺得這東西看起來很貴重……」

「也不是什麼貴重的，不過是比較難得些的玉飾，尋常人家自然不常見，可鎮國公府是什麼門第，鎮國公能隨便拿出手，想必府中多得是。」

南珊一想也是，帝王綠在現代是極難得的東西，可是放在古代世家裡，也許就是尋常能見的東西，尤其是鎮國公府這樣的大門閥，更是不起眼的小玩意。

祖母說得輕飄飄的，她也就放下心來，將東西收好。

## 第二十二章 惡意添妝禮

大皇子府裡辦過喜事後，京中有一些不太好的傳言，不過很快就被壓下去，無非是同一日入府的兩位側妃，因著大皇子先進了南瑛的屋子，常側妃鬧開了，後來大皇子從南瑛的屋子裡出來，又進了她的院子，此事才算是消停。

按理來說，大皇子先進了誰的院子，誰就算是先來的，也就是大側妃，可是次日進宮見賢妃時，賢妃卻硬是讓常側妃當了大，南瑛是小側妃。

大皇子妃韓氏因過門幾年肚皮都沒有鼓起來，說話也沒有底氣，雖然不喜歡常側妃的囂張，卻也照樣不喜南瑛的溫柔。

都是和自己搶丈夫的女子，哪個她都不愛，也就默許賢妃的做法，沒有出聲。

南瑛自然不可能當眾嚷嚷，自己才是新婚夜頭一個侍寢的人，只能將委屈吞進肚子。

而南府這邊眾人為了南珊的親事忙活起來，禮部的動作很快，送來聘禮，緊接著三皇子府裡悄悄的也派人送來一堆箱子，看著滿滿當當的一堆東西，盧氏連忙將自己的嫁妝整理出來，再湊上侯爺送來的東西，看起來很有排場。

日子緊，事情多，全府裡除了南珊這個待嫁新娘，其餘人都忙得腳不沾地。

千喜無奈地看著又一次將手中的線纏在一起的小姐，圓圓的臉上全是愁容，小姐這都是第十八回將線繞在一起了。

眼看著都要大婚了，連半朵花都沒繡好，夫人真是太高看小姐了，還想讓她做幾身小衣，怕是能繡好一件肚兜就不錯了。

幸好還有萬福，已經繡好幾身了，到時候也不至於沒東西拿出手。

南珊的臉蛋紅紅的，千喜以為她是不好意思。

其實南珊這幾天的心都飄著，眼見著婚期臨近，前世的那些兩人相處的畫面都跑了出來。

夢中成婚後，年輕的男女自然是有了肌膚之親。

記得第一次過後，她醒來後看見內褲上有血跡，某處有些不適，緊跟著大姨媽造訪，她也就沒放在心上，以為是月事來了的原因。

後來每回入夢，早就等候的男子一言不發，急不可耐地將她抱進屋子，狂風暴雨般帶著她一起沉浮，她一直都以為是夢，放得很開，叫起來也不加掩飾，每次都酣暢淋漓。

有回，隔得時間久了才入夢，男子赤紅著眼，連進屋都等不及，直接將她抵在樹上，將她的睡裙扯掉，狠狠地往死裡弄。

她記得那日的天很藍，自己就如白雲下飛過的鳥兒一樣暢快自由，飄得都快飛上天，若不是大樹的皮有些硌人，一切都很美好。

想著他有力的手在她身上揉捏，健壯修長的大腿緊緊地夾著她的身體，以及……她的臉越來越紅，一不小心，針扎歪了，差點戳到手。

低頭一看，哎呀，這繡的是什麼鬼，本來花樣子上是一朵並蒂蓮，可她看自己繡的分明是一個大桃子。

「小姐，妳餓了嗎？」

「沒有啊，怎麼了？」

千喜似發愁般地歎口氣，「奴婢以為小姐妳是餓了，才將並蒂蓮繡成桃子，不過，奴婢覺得小姐這桃子繡得還不錯。」

這是誇她還是貶她？

南珊瞋她一眼，將手中的繡綉子舉起來，左看右看，確實像一個桃子，「不錯，繡成桃子也行。」

想著新婚的丈夫將她身上的衣服褪盡，看著肚兜上的桃子，一定覺得餓了，必定會狠狠地咬……

她的臉快要燒起來，天哪，不能再想了，南珊暗地裡罵自己一句：呸，妳這個色女！

「小姐，妳是不是不舒服，臉好紅啊，咦，脖子也紅了？」

「閉嘴，我是熱的，這鬼天氣，都入秋了，還這麼熱，怪不得別人說秋老虎，果然沒有叫錯。」

千喜歡喜的臉上帶著了然，點頭贊同，「就是，最近天氣還真是有些熱，奴婢都出了些細汗。」

南珊見將她糊弄過去，長舒一口氣，又和手中的繡綉子奮戰起來，勢必在出嫁前繡好一幅大桃圖。

等到出嫁前一天，添妝的人陸續上門，很多以往沒有交情的姑娘都來了，孟寶曇和南琬一起來的。

孟寶曇的添妝是一副寶石頭面，出手如此闊綽，不僅是其他人吃驚，南珊也是暗自嘀咕，她與孟寶曇的關係不算好，送全套的頭面，將所有的添妝都比下去了，對方是來顯擺的吧？！

「三姊姊，我就不和郡主搶風頭了，再說咱們姊妹，禮輕情意重，望三姊姊不要嫌棄。」說完，將一只金鑲玉的鐲子放在匣子裡。

因著來的都是貴女，鐘蔻珠就不好往前頭湊，正好與南珊的另一個表姊丁鳳靈坐在一起，南珊見兩人似乎聊得開心，頭有些疼。

這兩位表姊可都是看中了同一個男人，若真有那麼一天，她到底該偏幫誰呢？孟寶曇坐在一邊，其他來添妝的姑娘隱隱將她拱在中心，有捧月之勢，她的身邊緊緊挨著的是南琬。

南琬可謂是春風得意，因著與郡主最近的關係，其他的貴女們明顯高看她一眼，再也不像從前她跟在南瑾身邊時的待遇。

「等郡主與四皇子大婚時，我們一定前去捧場。」

「承蒙各位抬愛，只今日是南三小姐的添妝禮，大家就不要聚在本郡主身邊，免得倒搶了三小姐的風頭。」

「郡主心善，又替他人著想，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」

「是啊、是啊。」

眾人附和，南珊木著臉，看不出悲喜，南琬不經意間朝她露出一個挑釁的眼神，倨傲又得意。

南珊不由得好笑，這個南琬，腦子真是有問題，不交好自家姊妹，反而去捧別人的臭腳，孟寶曇可不是什麼善茬，說不定以後南琬被她賣了還要替她數錢。

孟寶曇的郡主威風擺夠了，生生將南珊的添妝禮變成她的小聚會，等她一走，眾姑娘也呼啦啦地告辭，屋子總算清靜下來。

丁鳳靈拍拍胸脯，「表妹，這些貴女怎麼這麼嚇人，吵起來像一群鴨子似的，讓人頭昏腦脹，我聽得都快要煩死了。」

南珊笑起來，「可不就是一群鴨子。」

鐘蔻珠有些不贊同地看著南珊，「珊表妹，在外切忌不可以這樣說話，免得被人聽到，落下個粗俗的名聲。」

「是，表姊。」

南珊吐下舌頭，就聽見丁鳳靈說道——

「鐘小姐大家閨秀，自然是看不慣，可是咱們也就私下說說，哪會有人傳出去。」

「小心些總是好的。」

見人都走了，萬福進來收拾屋子，將裝著添妝的匣子收起來，猛然間滑倒在地，匣子裡的首飾全灑出來。

「奴婢該死。」

南珊將她扶起來，「沒事的，人有沒有磕著？」

「謝小姐，奴婢沒事，」萬福想了想，又道：「剛才奴婢似乎是踩到一顆珠子才滑倒的。」

珠子？哪裡來的珠子？

南珊疑惑著，與萬福一起收拾散落在地上的首飾，當她拿起南琬送的那只鐲子，發現鐲子被摔裂了，露出裡面白色的東西。

「這是……」

鐘蔻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一把將南珊手中的鐲子奪過去，扳開來，裡面的白絮全部露了出來。

南珊眼眸低垂，南琬這是譏她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，只是她與南琬雖然一直不和，

卻從來沒有什麼過節，南琬這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針對她，究竟所為為何？

「四妹妹太過分了，怎麼可以拿這樣的東西來做添妝，我要去問個清楚。」

「表姊，」南珊一把拉住她，「算了，她不想與我做姊妹，我何必強求。」

「可是…」

「罷了，此事咱們就當不知道。」

鐘蔻珠臉色不好看，默默地與南珊一起收拾，丁鳳靈也過來幫忙，等首飾都裝好，地上果真有一枚圓圓的珠子，剛才萬福就是踩到它滑倒的。

南珊捏著那顆珠子，半天不作聲。

丁鳳靈狠狠地道：「什麼貴女，分明是毒蛇。」

用過膳後，鐘蔻珠便告辭回去，丁鳳靈是與祖母許氏一起來，專門來替南珊送嫁的，自然是要住下。

晚間，表姊妹倆脫衣就寢，丁鳳靈兩眼發光地看著她，「看不出來啊，珊表姊。」

說完還伸手在她胸前摸了一把。

嚇得南珊趕緊捂著胸口，羞憤道：「表姊！」

「好了，不逗妳了，不過妳這身段，若我是三皇子，怕是把持不住。」

南珊用被子將自己蓋得嚴實，假裝生氣，「表姊，妳又混說了，我不理妳了。」

「行了、行了，算我錯，不逗妳了。」

丁鳳靈也躺下來，南珊還全身警惕地往旁邊挪，就聽見丁鳳靈幽幽地問——

「表姊，妳說說，是不是世家的公子不會喜歡我這樣的姑娘？」

南珊聽她這樣一問，馬上就猜到，怕是丁鳳靈在蔣伯昌那裡遭了嫌棄。

在她看來，蔣伯昌還是不錯的，只不過蔣夫人可就比較讓人煩，誰要是嫁給蔣伯昌，出身顯赫的女子還好說，像表姊這樣的，怕是要受到不少冷眼和折磨，真不是良配。

她忍不住勸道：「一個男人若真心愛慕妳，不會是因為妳擁有高貴的身分，同樣，一個男人打心眼裡不喜歡妳，也不會是因為妳出身不好，而是妳這個人是不是他喜歡的樣子。」

聽到她這話，丁鳳靈更加沮喪，「他老是淡淡的，對我愛理不理，最近還躲著我，是不是就是不喜歡我這個人？」

「表姊，男女之間的感情最是不能強求，妳想像中的他，肯定是美好的，可是要一起生活，還是得兩人志趣相投、情意相合才行。」

「可我不甘心，我從來沒有見過如他一樣出色的男子。」

「那妳就再努力一把，若真是不成，也能沒有遺憾。」

丁鳳靈豁然開朗，一把將南珊摟往，「行啊，小姑娘，懂得不少啊，這大家小姐就是不一樣，勸起人來都一套一套的。」

南珊被她摟得有些喘不過氣來，「表姊，我好心寬慰妳，妳倒來取笑我，有妳這樣當人家的表姊嗎？」

丁鳳靈放開她，重新又燃起鬥志，「我就不信了，就憑我流仙鎮大姊頭的稱號，還拿不下一個文弱公子？！」

見她說得略帶痞氣，南珊不由得在心中替蔣伯昌默哀。

就表姊這性子，若真嫁過去，那蔣夫人說不定才是被吃得死死的一個，想著，她居然有些隱隱的期待想看那情景，蔣夫人氣急敗壞的樣子必定十分滑稽。

兩姊妹笑鬧著，外面傳來叩門聲——

「珊姐兒，妳們睡了嗎？」

「沒呢。」

南珊聽出是丁氏的聲音，起身去開門。

丁氏站在門外往裡頭一瞧，「靈姐兒也沒有睡呢。」

「姑姑，我剛才與表妹在閒聊呢，馬上就睡。」

丁氏點下頭，「早些睡覺吧，明日還要早起。」

說著她的臉色有些不自然，將南珊拉到一邊，塞給她一個東西，「這個妳等妳表姊睡了以後再看，記得要看。」

南珊心中狂笑，看母親這羞澀的樣子，不就是避火圖嘛，俗稱春宮圖。

她將東西拿好，回道：「記住了，娘，妳也早些休息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丁氏一走，南珊將門關好，丁鳳靈從榻上一骨碌蹦起來。

「表妹，姑姑剛才給妳什麼東西了？」

南珊壞心一笑，把小冊子丟給她，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，我娘讓我等一下一定看。」

丁鳳靈果然好奇，翻看起來，沒兩下就面紅耳赤，將書丟還給南珊。

南珊故意裝做不知情的樣子，「表姊，怎麼了，妳的臉怎麼突然紅了？」

「表……妹，妳要聽姑姑的話，等我睡著了再看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……因為這書只適合沒人的時候看。」

「哦。」南珊也不逗她，乖巧地應著。

丁鳳靈輕吐一口氣，轉個身面朝裡頭，不一會兒就睡著了。

南珊將小冊子隨意翻幾下，見很是無趣，就丟棄在一旁，這玩意兒畫工粗糙不說，關鍵是四肢畫得扭曲得不合常理，而且看起來毫無美感，哪裡比得上現代的高畫質影片，再說了，她哪裡還用得著看書知人事，該懂的她都懂，甚至……

她晃了下頭，別想了，趕緊睡覺。

清晨，天沒亮，南珊就被人從被窩裡挖起來。

揉著惺忪的眼，她不文雅地伸個懶腰，打了一個哈欠，昨天心裡火熱難耐，磨蹭到後半夜才睡著，眼下看著有些青影，人也有些無精打采的。

丁氏一臉焦慮，以為女兒是被避火圖給嚇壞了，夜裡失眠，不由得開口問：「珊姐兒，可是昨日沒有睡好？」

「有一點。」

「哎呀，妳這孩子，可是看了那冊子嚇壞了？女子都要有這麼一遭，天下的姑娘都是這樣過來的，多想無益，實在不行，妳咬咬牙也就過去了。」

南珊被她娘說得一頭霧水，什麼跟什麼啊，慢慢明白過來後，不禁覺得好笑，娘以為她是被男女之事嚇的，殊不知她是被那事給勾得火燒火燎的，一夜輾轉難眠。可這話她不能說啊，她一個未經人事的姑娘，突然語出驚人，還不將她娘給嚇死，只能低頭做害羞狀。

丁氏臉微一紅，本來夫妻新婚夜的閨房事是要她親自傳授的，可是昨夜裡靈姐兒和珊姐兒睡一起，她找不到機會說，女兒一個姑娘家，初看到那冊子，自然會被嚇到。

正好此時無人，她想告訴女兒那事也就頭回疼，後面就好過了，甚至滿舒服的，但見全福人正好進來，只好將嘴裡的話嚥下去。

全福人是姜次輔的夫人，姜妙音的娘，被三皇子親自邀來，心中很是高興，早就聽女兒講過南家的三小姐，一直無緣得見，今日一看，眼神清明，是個心思端正的孩子，嬌憨的臉蛋兒，細滑的皮膚，果然長得可人疼。

幾人自是一番見禮問候，丁氏記得曾經見過的姜小姐，女兒自小到大沒有外府的閨中密友，姜小姐是頭一個上門的手帕交，自是對姜夫人親熱不提。

姜夫人拿出一盒粉，將南珊的臉敷上粉，扯出一條長長的棉線，在她額上絞著，邊絞還邊問她疼不疼。

這就是個古法的脫毛法子，說不疼是假的，幸好她臉蛋兒光滑，沒什麼汗毛，要不然還不得疼死。

本來姜夫人的女兒就與南珊交好，自然嘴裡全是喜慶的話，什麼福氣滿盈、天庭開闊、大富大貴，各種吉祥的詞兒隨著她的動作一個一個地蹦出來。

南珊也感激地朝她一笑，打聽姜妙音的情況，姜妙音離開後只給她來過一封信，並囑咐她不要回，因為她不知道又要和師父去哪個地方，師徒兩人四處看診，算是居無定所。

她的信中全是鄉間的一些趣事，有些事情簡直聞所未聞，讀來讓人開懷，引得南珊暢快大笑，在古代，能結交姜妙音這樣一位朋友真是幸事。

陛下完婚的旨下得急，也沒法通知她，南珊略有些遺憾，姜妙音算是她在這個世間第一個真正的朋友。

府中的表姊不算，因為有姻親關係，交好都略帶著刻意。

好不容易開完臉，喜娘就接過手，給南珊淨臉，然後抹上玉肌膏，再敷上一層厚厚的粉，她覺得臉都變厚了一層，有心想讓人給她上個淡妝，轉念又一想，入鄉隨俗吧，也就由得喜娘折騰，最後還是杜嬾嬾開口，將口脂調得淡些，否則白臉加上腥紅的唇，看起來多嚇人。

這一忙活，南珊心中的旖旎心思全跑完了，想著蓋頭一掀，某人的臉色必定十分的精彩，差點忍不住笑出聲來。

皇子妃的禮服穿好，靠近肋下的衣襟處用銅鏡壓著，再戴上皇子妃鳳冠，鳳冠上

的翠鳳栩栩如生，口中各銜一枚紅寶石，尾部金子做的流蘇垂下，隨著走路的姿態微微晃動，炫麗奪目。

妝也化好，只等人來接嫁，蓋上蓋頭，便可以出門子，此時才有了離別的不捨，丁氏見著馬上就要嫁為人婦的女兒，落下淚來，她是真心捨不得，連南二爺的眼眶都是紅的。

南珊之前還全是要嫁給心上人的喜悅，被父母一哭，心中也跟著酸楚起來。

盧氏坐在上座，南珊對著她拜別，惹得盧氏早已如止水的心一片柔軟，想起多年前那個圓嘟嘟的小人兒，頭一回偷偷溜開父母身邊，出現在自己的佛堂，烏黑的眼珠子好奇地看著自己的情形。

就是這個小人兒，用她甜嫩的嗓音軟化了她的心，還記得那一聲軟糯的祖母，比世上任何一個詞都讓人心悸，將她早已塵封的心喚醒，讓她知道世間還有另一種真情。

一轉眼十多年，小人兒成了大姑娘，眼下就要嫁人，盧氏的眼眶濡濕，伸出手本想輕撫著她的髮，卻只能碰到鳳冠上的翠鳳。

「祖母的珊姐兒長大了，都要嫁人了。」

南珊的眼淚刷地一下流下來，上前緊緊抱住她。

杜嬾嬾在旁邊小聲地提醒，「三小姐，小心哭花了妝。」

南珊這才慢慢止住淚，本來這個妝就夠醜了，要是還花了，不得跟鬼一樣。

因著是陛下賜婚，又是皇子大婚，民間的一些習俗也免了，攔門禮也形同虛設，沒有人敢攔，只象徵性地遞個紅封，南府的大門便打開了。

眼見吉時已到，外面送嫁的人都來了，南珊再向祖母叩首，又拜別父母，按習俗是兄弟背出門，但琅哥兒太小，早就說好，這事就落在璟哥兒頭上，眼見蓋著紅蓋頭的新娘子出來了，外面的鞭炮響起。

南珊蒙著蓋頭趴在一位男子的背上，男子身上的冷香鑽進鼻中，身量明顯跟璟哥兒不同，她心中隱有猜測。

「祖父，謝謝你。」

男人的身形一頓，將她往上托了一下，「嫁人後，好好跟三皇子過日子，那些個朝堂上的事情不要亂摻和。」

「孫女謹遵祖父教誨。」

後面跟出來的南二爺不知為何紅了眼眶，他以為父親不會來的，沒想到他會以這樣的方式出現。

南崇起放下孫女，南珊被隨侍的宮女扶著坐進花轎中，隨著唱禮的太監聲音響起，花轎被抬起，威嚴的儀仗隊走在前面，兩邊是皇家護衛軍，接親的隊伍浩浩蕩蕩，朝三皇子府行去。

她坐在轎子裡，思緒萬千，剛放下去的心又提起來，妝粉下的肌膚全部紅透。

很快，她就要再一次嫁給那個人，這次，不是夢。

### 第二十三章 大喜之夜

花轎搖搖晃晃地到了三皇子府，儀仗撤走，從宮中行完婚前大禮的凌重華早已站

在門口，宮女牽著南珊手中的紅綢，將她引進洞房。

然後宮女退出去，凌重華微不可見地皺了下眉，實在是不喜歡其他女子靠近。他向來性子古怪，自然沒有什麼好友之類的人，所以也沒有來鬧洞房的人，宴席上更沒有敢給他灌酒的人。

待他接過喜娘手中的金秤，挑起坐在榻沿上新娘的蓋頭時，美如冠玉的臉明顯一愣。

臉刷得跟白牆似的，這個女子是誰？

南珊對他眨了眨眼，再拋了一個媚眼，凌重華臉黑了一下，她實在是沒有忍住，噗哧一聲笑出來。

房內的杜嬾嬾和千喜萬福她們低下頭去，生怕三皇子會發火，凌重華冷眼飛過去，杜嬾嬾立刻感覺到了，宮中多年不是白混的，她馬上示意千喜萬福和她一起退出去。

她們一走，姜夫人面露笑意地將倒好的喜酒端過來。

凌重華修長的手指拿起一只杯子，遞到南珊的手中，自己再端起另一杯，兩人交臂喝了。

南珊舔著下唇，酒的味道還不錯，似乎是果酒類的，看來是自己的男人精心準備的，前世她就是一個不能喝酒的人。

等兩人喝過合巹酒，姜夫人便識趣地退下去，順便將門關上。

姜夫人一走，南珊不理男人灼灼的目光，硬著頭皮去了旁邊的淨室，等洗完臉，抹上玉肌膏，姣好的臉蛋又變成水潤的模樣，她心跳加快地換上她自己準備的睡袍。

睡袍的料子是大紅薄紗，荷葉邊的大袖子，穿好後，腰上繫上一條細細的帶子，裡面自然是她自己繡的大桃肚兜，將一對寶貝兒裹得鼓鼓的，隨著她走路的動作，上下歡快地跳動著，在睡袍中若隱若現，分外撩人。

等她出來，就見凌重華靜靜地盯著屏風的方向，皇子赤色的織金蟒袍穿在他身上，越發顯得人如玉，姿如松。

兩人四目相望，他再也沒有初見時仙人如玉的樣子，雙眸死死地箍著她，眼中全是侵略的目光，南珊只覺得自己一張臉都快要著火了，那些個不可描述的畫面全跑到腦子裡，血管裡鮮血流動的聲音都能聽見……

凌重華的眼從幽黑轉成濃墨，慢慢地朝她走來，她腦中「轟」的一聲，身子往後一縮，雙手抱在胸前，大聲道：「不要過來。」

剛洗過的臉蛋如剝了殼的雞蛋，光滑嫩亮，鴉青的髮絲全部散下來，俏臉上有一絲慌亂，胸兒因為雙手環抱，顯得越發的高聳。

男子好看的眉眼泛起笑意，瞬間柔和起來，聽話的沒有再移動。

南珊鬆一口氣，暗罵自己裝純情，前世那些個夢，他們什麼沒有做過，這時候才矜持，晚了。

她正低著頭，想著如何再開口才能緩解眼前的尷尬，忽然感覺一陣風過來，她就被捲得跌進雕花大床裡。

男子修長的身體將她壓住，絕色的臉懸在她的上方，「害羞了，嗯？」

「沒。」

鋪天蓋地的吻落下來，她感覺自己嬌嫩的唇都快被咬破了他才放開她，大手在高聳的胸口上揉捏著，飽滿的感覺讓他瘋狂，猛地從她睡袍的衣襟處扯開，露出裡面的肚兜。

豔紅的肚兜上繡著一顆粉嘟嘟的大桃子，隨著她的呼吸起伏，桃子微微地動著，他修長的手指撫上去，「這是什麼？桃子？」

男人修長的玉指輕撫一下，南珊覺得如被羽毛刷過一樣渾身戰慄起來，帶著隱隱的渴望。

她鳳眼微眯，風情萬種地斜睨他一眼，「夫君，你餓嗎？」

小手抖著將肚兜一把掀開，托起一邊碩大的白團子，水嫩的唇嚙語般地道：「夫君，吃我的大桃子吧。」

凌重華只覺得腦子「嗡」一聲，恨不得一口將她吞吃入腹，這女人，越發的大膽了。

眼前的美景晃了他的眼，白玉般的大桃子上面粉色的嫩尖兒微顫著，羞怯地邀人採擷，他不自覺地舔下櫻色的唇，謫仙般的臉上帶著一絲魅惑，俯首下去。

似狂風暴雨般傾洩而下，不停地拍打在她的身上，身上的男人簡直是要將她往死裡弄，南珊覺得自己又回到夢中那片森林之中，她被男子精瘦的身子壓在樹上，天上的白雲一朵一朵地飄過來，鳥兒驚得飛上天空，迎風展翅。

那風拂過身上，帶著濡濕的水氣，清涼舒爽，又似一團火焰，處處燃情，她猶如被風吹得亂顫的嬌花，想放聲大叫，可發出的聲音卻如泣如訴。

好不容易雲散風消，她的心落到實處，渾身癱軟，如被水泡過一般，汗津津的，一動也不想動。

男子的大手將她抱走，在屏風後面替她淨身後，回到床上來緊緊地摟著她，相擁而眠。

因著第二天還要進宮謝恩，這一夜他強壓著心頭的火氣，口中念著清心咒，沒有再動作。

重生後，他最喜歡待的地方便是寺廟周圍，許是寺中的念經聲能撫慰他的生魂，沒事時他便獨自一人在廣寒寺的後山練功。

第一次遇見，也是在那裡，許是冥冥之中註定的。

前世，孤獨的後半生，高處不勝寒的帝王生涯，他無數次地想過，為什麼自己明明死了，為何還會再活一次？現在他才明白，上蒼何其眷顧他，重活一次就是為了和她再相逢。

懷中睡著的姑娘嫣紅的臉蛋兒、迷人的身子，比前世更加的吸引人，那一世，後來她為何不出現了呢？

他的眼神幽暗下來，上次問她，她哭得那麼傷心，既然不想說，那他就不再問，無論前世發生過什麼事，今生能重逢，他已滿足。

守在新房外的杜嬾嬾也是又喜又羞，喜的是三皇子不像傳聞中的一樣不近女色，

聽裡面的動靜，明顯是成了事，當初宮中驗身時，她就見過自家主子那胸前一對寶貝兒，還暗自揣測著三皇子興許會好這一口，果然不出所料。

羞的是自己的主子，剛才那叫的聲音也太大了，帶著哭意的歡愉聲，不停地亂叫著什麼「好哥哥，饒了我吧」，雖然沒有聽到三皇子的聲音，可是從主子叫得越來越亂的聲音中，不難聽出三皇子必是十分滿意的，足足過了一個時辰，主子的聲音才微弱下去，稍一深想，就讓她這個老婆子都羞紅了臉。

幸好，三皇子早就有令，其他的人都被遣得遠遠的，否則明日起，還不知別人要如何看新皇子妃。

隔日一早，因著三皇子不愛女子服侍，除了杜嬾嬾，其他的丫頭們都不得進入臥房，便是杜嬾嬾也沒有多少事可以幹。

她進去時，三皇子和皇子妃都已穿戴好，只等著梳妝，略一用過朝食，兩人便進了宮。

寬大的馬車內，南珊軟弱無力地趴在自己男人的身上。

凌重華環住她的身子，道：「再略眯一會，等到了宮中我再喚醒妳。」

「嗯。」

她聽話地閉上眼，凌重華眼中冷光一現，想著等會兒還要去拜見自己的養子和姓孟的蠢貨，眸光更冷。

看來，將皇位拿回來勢在必行。

永泰帝和孟皇后早就等候在大殿中，見著金童玉女般的一對璧人兒，永泰帝心下滿意，孟皇后可就心裡不美了。

她的人雖然手伸不到這個孽子府中，昨夜裡發生了什麼根本就打探不出來，可是看三皇子妃鳳眼中帶著媚色，如何看不出來兩人昨夜裡分明是圓了房的。

是誰說這個孽子不近女色的？

永泰帝沒有聽到三兒子叫父皇，連三兒媳也只稱呼他為陛下，他的心稍有些失落，可又發不出火，只能不滿地看一眼孟皇后。

孟皇后心中也有氣，這個孽子從來就不尊敬她，連一聲母后都沒有叫過，新娶的皇子妃也是個木頭，也只是稱她為皇后，陛下還用責怪的眼神看她，她早就解釋過了，雨尋不是她害死的，為何就是沒有人信？

與帝后見過禮，便要到太廟祭拜。

凌重華一臉的肅穆，目光複雜地看著自己的靈位，南珊順著他的視線，也看到了那塊高高的牌位，牌位上方，則是他的畫像。

跟她印象中的男人不一樣，畫像中的男子明顯更成熟，龍袍帝冠，帶著王者的霸氣，神清目俊，卻冷若寒冰。

她有些淡淡的心疼，卻從來不敢開口問他後來的生活。牌位上刻著生卒年月，算起來，前世他活了五十多歲。

等她的名字上了玉牒，祭拜也就完了。

兩人默默地回府，他的手緊緊地牽著她，他的正陵不過是個衣冠塚，真正的他退位後便一人獨守在他們相遇的深谷。

某日他氣血翻湧，又強行用功力壓制，最終走火入魔，孤獨死去。

屍骨還是他重生後親自去收的，早已化為一堆白骨。

也就是在那一次，他撿到受傷的大虎，並帶了回來。

看著身邊明媚的女子，他滿足地歎息一聲，這些，如今也沒有說的必要。

夫妻倆回到府中，大虎早就搖尾等候在門口，似乎是知道南珊現在是牠的女主子，牠圍著南珊轉著，模樣有些諂媚，讓人見狀忍俊不禁。

「現在知道討好我了，哼！」

大虎嗚咽一聲，用頭在她的裙襬處蹭了一蹭，一副乖巧柔順、任君差遣的樣子。南珊帶著笑意道：「討好也沒有用，看你以後的表現，尤其是不能和我搶男人，知道嗎？」

虎兒銅鈴般的眼睛看了看凌重華，又看了眼南珊，最後默默地走到南珊身後，讓南珊得意地對著身邊的男人一挑眉。

算牠識相，知道以後在這府中，誰才說了算。

南珊大搖大擺地走著，大虎在後面亦步亦趨，看得凌重華眼中笑意更盛。

當夜，她就沒有昨日的那種僥倖，任憑她「好哥哥，好夫君，好老公」地叫了一遍，男人都不為所動，直到天微亮，不知多少次，箍在她腰上的大手才將她放過。可憐守在門外的杜嬾嬾，恨不得將耳朵捂起來，一顆老心都要枯樹開花了，第二日都不敢看睡到午後的皇子妃。

還是凌重華看出端倪，免了她的守夜，讓她又是鬆口氣，同時略帶一絲遺憾。

沒了聽壁腳的人，兩人夜裡更加放得開，南珊本就是現代人的思維，顧忌少，叫起來聲音大，聽得男人血氣沖天，狠狠將她往死裡折騰。

雖說嫁入皇家不用守民間習俗，可南珊覺得做為出嫁的女兒，三朝回門之禮不可不守。

不顧發軟虛浮的身子，讓杜嬾嬾備了禮，與凌重華回了南府。

南家人自然是不會想到她能回來，南二爺夫婦倆稍驚訝一下，就是滿意的歡喜。看樣子，女兒很得三皇子的看重。

凌重華有心想表現得親切一些，可是骨子裡的帝王氣勢哪裡藏得住。

南二爺靜靜陪坐在他的下首，一副不敢說話的樣子，凌重華掃他一眼，確實與南崇起長得有些相似。

「聽珊兒說，你要準備明年的春闈？」

南二爺有些受寵若驚，三皇子連這個都過問，同時欣慰地想著，女兒必定受寵，要不然人家一個堂堂皇子，哪裡會關心他的這些小事。「回三皇子，確實正在備考中。」

「嗯，此次春闈，監考官是姜次輔，他一向主張實事民生，不太看重華麗的文章。」

南二爺一驚，他還以為監考官是韓首輔，因為以往都是韓首輔監考，姜次輔助監，看來姜次輔要上位的消息屬實。「謝謝三皇子提點。」

凌重華垂下眼，韓首輔早早站了隊，將女兒嫁入大皇子府，當年讓他出任首輔，不過是因為他性子穩，沒想到老了，腦子也糊了。

倒不如姜次輔，這人是他駕崩後才冒出頭來的，可卻是個聰明的，將女兒送出京，任誰打主意都有藉口推脫。

朝中現在朝臣大部分都是孟家派系，且大多是世家權貴，大皇子雖然有擁護者，卻只是以韓首輔為主的寒門子弟偏多，這兩個派系占據整個朝堂，只有少數幾個如姜次輔一般的中立之臣，成了兩派拉攏的對象。

撿來的蠢貨，沒有帝王的狠辣，心軟，耳根子也軟，只會和稀泥，對於日益坐大的孟家聽之任之。

幸好還沒有糊塗到家，還知道平衡之術，對於賢妃母子頗多寵愛，否則這天下就要改姓孟了。

倒看不出來孟進光居然能有今日的氣候。

廳中，翁婿倆都不再開口，靜了下來，凌重華本就是孤僻的性子，也不覺得受到冷遇，南二爺則是心中一直惴惴，不知從哪裡開口。

內室裡的丁氏卻是小心是打量著女兒，見女兒雖然面色平和，心情看起來也不錯，可是眼下的青影敷了粉都沒蓋住，可見夜裡沒有睡好。

見女兒的樣子，不像是沒經人事的，到底問了出口。

「珊姐兒，那個，三皇子……可近了妳的身？」

「娘，外面的傳言都是假的，三皇子好著呢。」他哪裡不近女色，分明是個餓狼，逮住她就吃個沒完。

南珊臉一紅，丁氏立馬了然，長舒一口氣，她還真怕女兒會守活寡，今天見三皇子能陪女兒一同回門，想來肯定看重珊姐兒。

母女倆說了一會私房話，南珊又去看望祖母，盧氏也是一把拉著她打量，生怕她少了一根頭髮。

「祖母，我好著呢。」

「聽說，三皇子也來了？」

「嗯，我爹正陪著呢。」

「好，好。」盧氏連說兩個好，看一眼後面的青嬈嬈。

青嬈嬈對她微點下頭，她這才放下心來，看來珊姐兒與三皇子已經圓過房了，總算去了一塊心病。

女子回門不能過夜，用過午膳後便回了三皇子府，侯府那邊下午才得到消息，南世子夫婦和南三爺夫婦都過來，本想拜見三皇子，卻撲了空。

南琬明顯精心妝扮過後的臉上全是不甘，只要能讓她和三皇子見上一面，三皇子必然會看到她的美。

南氏沒來，正在屋子裡生悶氣，任憑她說破嘴皮子，珠姐兒就是不肯去二房那裡，真是氣死她了。

等她見到大房和三房氣急敗壞地回來，心情才又好了起來，別以為她不知道三弟妹的心思，看她家琬姐兒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不就是想家裡再出一個皇子側妃嗎？這段日子看著琬姐兒和孟郡主走得近，她還以為是想巴上四皇子，卻沒想到居然打的是三皇子的主意。

鐘蔻珠見到母親的樣子，眼中全是失望。自從見過蔣公子，她的心裡全是他，可蔣家現在落魄，她哪裡敢和她娘提半句？

她不想當妾室，皇家的妾也不想當，側妃說得好聽是個妃，其實還不就是妾室，三表妹與她一向交好，她更不會去破壞兩人的情意。

母親就是說不通，一直說什麼就是因為她們私交好，以後姊姊妹妹的必定會相處和睦。

她苦笑，怎麼可能和睦？

世上任何一個女人，便是憨厚善良如三表妹，也不會願意有人來分享自己的丈夫，母親又不是沒有吃過妾室的苦，為何還會有這樣天真的想法？

所幸趕去的大舅舅和三舅舅兩家人也沒有見到三皇子，母親的氣順了一些，也沒有揪著此事不放。

很快，中秋節便到了，凌朝的人也叫拜月節、團圓節，是以無論民間皇家，都愛在這一天擺個家宴，一家人吃頓團圓飯。

皇家的團圓飯自然是不一樣，人也格外的多，永泰帝與孟皇后坐在最上端，兩邊分別是育有皇子的樂貴妃和賢妃。

再下首就是護國夫人和孟寶曇，護國夫人雖不是皇室宗親，可一直都享有皇親的待遇，加上她一直未嫁，永泰帝自然不會落下她。

而孟寶曇既然是郡主，自然要參加皇室的家宴。

她的旁邊，坐著南瑾。

另有幾個生面孔的嬪妃也在座，皇子們是按長幼排位，大皇子最前面，身邊是大皇子妃韓氏，凌重華與南珊次之，四皇子再次之。

凌重華的出現讓眾人眼珠子都快驚掉了，尤其是女人們，連基本的禮儀都忘記了，南瑾不甘地看一眼南珊，愣了一下。

這個三妹妹，倒是長得越發的出彩。

到底帝后在場，大家都趕緊別開視線，裝做平常的樣子。

南珊眼光略一掃，就見遠遠坐著的南瑛和常側妃，兩人各自別著臉，看來在府中相處得就不好。

南瑛朝她一笑，進大皇子府才短短不到一個月，似乎清瘦一些，以前她就很瘦，現在看起來更加不堪風吹，如細柳一般，在有些男人的眼中，此等身段尤其惹人憐愛。

南珊也回以一笑，收起目光。

上座的孟皇后的聲音傳來，「今日團圓佳節，能齊聚一堂，陛下與本宮都很歡喜，

三皇子剛剛大婚，三皇子妃想必是頭回參加這樣的宮宴，也不用太拘束。」

永泰帝讚許地看她一眼，她接著道：「大皇子也成親幾載，府中剛進了兩位側妃，本宮希望來年的團圓宴皇家能添丁，聽到皇孫們的聲音。」

大皇子妃韓氏低下頭去，皇后年年都要講這句話，聽在她的耳中跟針扎似的，尾座的常側妃一臉的躍躍欲試，南瑛則低下頭去。

大皇子站起來，拉著大皇子妃道：「兒臣謹遵母后訓示。」

凌重華不動，四皇子沒有大婚，自然也不好站起來回答，孟皇后的臉上一僵，拿起茶盞掩飾尷尬地抿了口茶水。

永泰帝彷彿沒有看見一般，往年華兒根本就不參加這樣的宮宴，今年大婚了，看來也曉些事理了，能來就不錯，他哪會計較兒子表不表態。

孟皇后講完，永泰帝沒什麼好講的，看一下南瑾，昨天晚上愛妃說要露一手，來個驚喜。

南瑾收到皇帝的眼神，嬌羞一笑，「稟陛下、皇后娘娘，臣妾往日見著宴會上都會有人助興，不如就由臣妾獻個醜，娛樂一下大家。」

「好，愛妃有什麼助興的節目，且說來聽聽。」

反對的話還未說出口便被陛下給截去，孟皇后的笑很勉強，這個瑾妃，將陛下勾得五迷三道的，不知又出什麼幺蛾子。

「先保密，臣妾去換個衣服。」

說完，她娉娉婷婷地下去，轉身時似不經意地看一眼四皇子，似幽又怨，四皇子眼中痛色閃現，手握成拳。

一直看著他們的孟寶曇低下頭去，蓋住眼中的恨意。